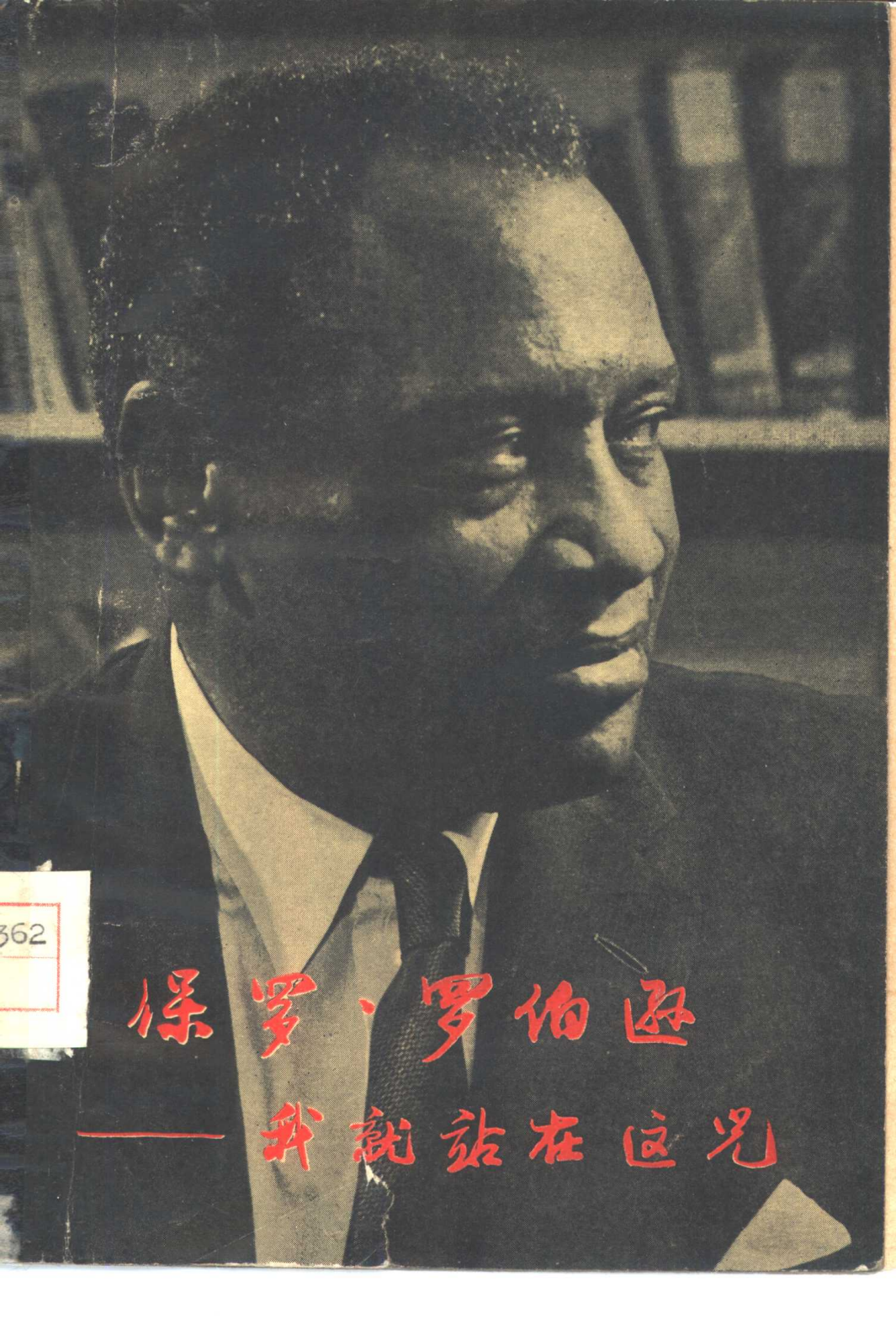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He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dark suit, a light-colored shirt, and a dark tie.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his right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showing what appears to be bookshelve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white rectangular label with the number 362.

362

保羅·羅伯遜

——我就站在这儿

保罗·罗伯逊

——我就站在这儿

保罗·罗伯逊著

赵澤隆译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Paul Robeson
HERE I STAND
Othello Associates
New York 1958

根据美国奥赛罗联合出版公司1958年英文版译出

保 罗 · 罗 伯 遜

——我就站在这兒

[美]保罗·罗伯遜著

赵澤隆 譯

*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北京千面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4\frac{3}{4}$ ·插頁2·字数89,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0.46元

統一書号3003·384

出版者的話

1958年4月，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他六十岁寿辰的时候，从美国寄来了向中国人民致意的信。随同这封信寄来的还有罗伯逊本人和他家庭的照片以及今年在紐約出版的罗伯逊的一本著作“我就站在这兒”。为了答謝这位国际著名的和平战士的热情和盛意，并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他为了反对种族歧视、爭取美国黑人的平等公民权利和维护世界和平事業所采取的坚定立場和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我們特地将他的著作翻譯出版，并将他寄来的兩幀照片刊在書首。下面是罗伯逊的来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我向你們全体致以最热烈的衷心的感谢。我和我的家庭向你們表示深切的感謝。

像你們所清楚知道的，我們密切地关心你們偉大的国家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你們偉大的国家是人类文明搖籃之一，当今和未来的偉大国家之一。

学一点你們美丽的語言，經常傾听你們优美的古代和現代音乐，唱一些你們美丽的民歌，这些一直使我感到格外的光荣，并且使我感到永远是引人入胜的。

我深深地感激你們的作家、詩人、音乐家对世界文化

作出的丰富贡献。

感谢你们英勇的领导者们，感谢全体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和对和平的保卫。

我希望不久将有一天在中国土地上向你们致意，那肯定会成为一个愉快的日子。

感激你们的和忠实于你们的朋友

保罗·罗伯逊”

給爱斯蘭达·罗伯遜*

卓越的作家和人类学家

为許多事情感谢你——

为了你为非洲人民的利益所作的

不懈努力，

为了你致力于我們同胞在美国这里爭取

充分自由的斗争，

为了你对于联合国重大事件，

影响人类社会各方面的重大事件

所作的积极分析，

为了坚信并且致力于

为世界上全体人民

爭取持久和平，

为了最恳切地感谢你多年来

在斗争、抱負和成就上的

帮助和指导，并且一直重視

为我們的子孙安排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 即罗伯遜夫人。——譯者



THE PAUL ROBESONS

Marilyn. Eslanda. Pauli. Susie. Paul. David

*Send You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for*

Peace and Friendship in our Expanding World.

上面是罗伯逊家庭的照片，左起为儿媳、孙女、夫人、罗伯逊、孙儿、儿子。文字是：“我们谨向你们致意和祝贺，愿和平与友谊普及全世界。”

目 录

作者序言	1
前奏：避風塘里的家庭	7
第一章 我認定了我的立場	35
第二章 “心有灵犀一点通”	59
第三章 我們的旅行权利	77
第四章 时机到了	90
第五章 黑人行动的力量	108
尾語：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世界	131
附录	135

作者序言

我是一个黑人。我的家住在哈莱姆区——这座城市里的城市，美国的黑人中心。现在，当我提笔写下理智和情感都迫切要讲的事情时，我感觉到住家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四周环境所给予我的催促力量。

离这儿不远，就是我哥哥班^①住的房子：非洲循道教圣公会郁山教总教堂的牧师住宅，班——班哲明·罗伯遜牧师——多年来就在这间教堂作牧师。我哥哥对我的爱护，珍贵而现实地联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已经去世四十年，对我一生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先父威廉·德魯·罗伯遜牧师。这不仅因为班是我的哥哥，而且因为他太容易让我想起爸爸，他的家庭似乎还散发着一位罗伯遜牧师——我的令人钦佩、敬爱的父亲——光辉四射的精神。

牧师住宅毗邻便是教堂，每逢星期日早晨，我便在教堂和几千名我的同胞同作礼拜，同他们一块儿唱他们的歌，从他们的握手和微笑里感到温暖——这些事情也和我的童年連結到一起，使我想到普林斯顿、威斯特菲尔德、桑默維尔的教会团体，我在孩提时代便是在这些教会

① 班是班哲明的爱称。——譯者

团体里逐漸成長起来的。

还有：这里也把我和我的同胞在美国历史中漫长而艰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这所教堂，**郇山教总教堂**，伟大的非洲循道教**圣公会郇山教派**的总教堂，可以一直追溯到1796年，它是由被基督教奴隶主的教堂拒绝接纳的自由黑人在那一年创建的。黑人解放斗争的女英雄**苏绰纳·杜鲁斯**(Sojourner Truth)就是郇山教总教堂的早期教徒；我们的最伟大的英雄和导师**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我们的“地下铁路的摩西”**哈利特·特普曼**(Harriet Tubman)，也在我们教堂的光輝傳統中尽过他們的力量。

是的，我便住家在这避風塘里！

外面的大街上熙来攘往的都是我的同胞……他們的脚步的节拍，他們的笑声，他們的互相寒暄声……显得生气勃勃。我曾經在离此只有几哩地的皮克斯基尔^①听到过施用私刑的暴徒的狂吠声，听到过滿腹仇恨的人高喊要杀死我的狂叫声，因此越發感到此地充滿友爱。“喂，**保罗——遇到你真高兴！**”“你回来了，可真好！”

回到这儿来的确是真好。因为这是自己的社会。在这一带，每一条街、每一座建筑都令我想起青年时代的快乐和幻想。……这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哈莱姆区**。我和**爱西**^②是在这儿認識并結婚的；我在这儿开始

① 1949年8月27日，罗伯遜应邀在紐約附近小鎮皮克斯基尔羣众大会上演唱，暴徒进行襲击，揚言要杀死罗伯遜。——譯者

② 罗伯遜夫人的爱称。——譯者

結交了終身至友；我在这兒开始了艺术家的事業。就离着这兒几条街，在男青年会，我第一次走上舞台演戏；高兴起来，我便在这兒的俱乐部和酒館中引吭高歌；这兒还有緊張刺激的精彩籃球賽、跳舞、社交生活……是的，这兒是我的老家——这里和全国各地的黑人社会都是我的老家。我就站在这兒。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憑窗凝視的景色，使我回想起我的同胞在这个国家的根源是多么根深蒂固。对面街上，作为历史聖地而仔細維護的是一座殖民大厅，1776年华盛頓將軍在坚守紐約、抵抗英国軍隊前进而一敗塗地的战斗里，曾用它作司令部。第二年冬天，华盛顿和他的殘兵敗將紮营在富治谷，在那困难时期前往援助他們的人羣中就有我的外曾祖。他名叫塞洛斯·布斯提尔，原籍新澤西州，生下来就算奴隶，好不容易才自己贖身換回自由。他后来成了面包师，据史料載称，乔治·华盛顿因为他送面包給飢餓不堪的革命軍，曾向他致謝。

是的，从三百多年前以来，我們黑人就是美国生活和历史的一部分。五十年前，杜波依斯在他的經典著作“黑种人的灵魂”中，就曾用这几句充滿詩意和真理的話向美国白种人挑战：

“你們的国家？怎么会是你們的国家？早在新教徒在此登陸之前，我們就在这兒了。我們把我們的三宝帶到这兒来，和你們的交流在一起：第一宝是故事和歌声——把柔和而动人心弦的歌声帶到一个

既不合諧又無旋律的土地上；第二宝是战胜了荒凉、征服了瘠土的汗珠和膂力，早在你們無力的双手进行開發之前二百年，就为这辽闊的經濟帝国奠定了基础；第三宝則是气魄……我們的歌声，我們的劳动，我們的欢笑……假若沒有黑人，美国还能成其为美国嗎？”

我今天詢問：如果沒有我們一千六百万黑人大公無私的貢獻，美国能有什么前途呢？如果我們的傳統仍然被否定，我們的国家在孕育中的新世界里，又能获得什么光榮地位呢？

我現在作为一个畢生全心全意致力于为我在美国的同胞爭取获得充分自由，一絲一毫也不能少的充分自由的美国黑人來發言。在这本書里，我談到了这一場爭取黑人自由的斗争在今天的危机里具有什么意义，它为什么在爭取我国民主的斗争中是决定性戰場，以及它同全世界和平、解放事業具有怎样的关系。在提到我对这些問題——所有的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在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討論这些問題——的見解的时候，我都設法解釋清楚，我的观点是怎样成熟的，为什么要采取我所采取的立場。我也同別人一样，我的見解，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是一致的，因为，正如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那句意味深長的格言所指出：“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会影响他自己。他固然可以改造环境，但环境也可以改造他。”

开宗明义，我不妨交代清楚一件事：我决不——而且

沒有一絲一毫的折扣——担心本国的老爷們，白种人大龙头們对我和我的思想抱着什么样的看法。十多年以来，他們尽其所能地对我进行迫害——誹謗、暴力襲击、不讓我享有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应有的职业权利、不許我享有出国旅行的权利。对于这些人，这些真正“非美”的人，我只能說：“哼——我也不喜欢你們。”

可是我确实关心——而且深深地关心——我在全國各地所遇到的普通人民的美国……在这些普通人民中間，有我曾經参加过他們糾察队的劳动男女，汽車工人、海員、厨师和侍役、皮匠、矿工、鋼鉄工人；还有那些同我特別亲近的美籍外国人、各种不同种族的人民、犹太人；还有中产阶级的进步分子、艺术界和科学界人士、学生們——美国所有的人民，我曾經在民歌“美国人之歌”中所唱的“等等等等……劳动人民”。

我最关心的是黑人，也关心我在美国各地黑人区遇到他們时他們所問的关于我的問題。不可避免地——自从多年来我成了許多糾紛的問題中心以后——有許多問題涉及我的見解和行动。我因此想起了撰写“保罗·罗伯遜是誰？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那篇文章并且打算公正地提出答案的“匹茲堡信使报”記者，他写道，这个人“可有点复杂，因为在大部分美国人的腦筋中，罗伯遜先生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一种是种族平等和人权的战斗代言人，另一种則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忠实傳道者。”其后，“非洲美洲人报”的作者又用这一番話总结了同样的調查：“如果保罗·罗伯遜有什么神秘的話，那就

是如此。如果他光唱聖詩，他可以成名致富；如果他為他的種族而鬥爭，他就被入藐視，飽嘗閉門羹。至於他為什麼作此決定，你只有向他的靈魂深处去搜尋了。”

多年以來，在這裡和那裡，在不同的文章和訪問記里，我曾努力解釋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兩個斷面。可是這些短促的捕捉和碎片是不夠的，因此，我打算在這本書里把這些事情敘述得更充實。寫此書時，我得到了我的朋友飽學的黑人作家勞埃德·布朗^①的幫助，我對於他和我工作時所表現的熱誠了解和創造性的才能深深表示謝意。這本書雖然不是一本自傳，不過我以為在卷首就簡單地介紹一下我的童年和我在兒童時代所受到的深遠影響，也許是有好處的。就讓童年的故事像在生命里一樣，作為其後各章的前奏吧。

保羅·羅伯遜

1957年11月於紐約

① 布朗的著名著作是“鐵城”，我國有鄒綠芷的譯本。——譯者

前 奏

避風塘里的家庭

我童年时期引以为荣的是我父亲。我爱他胜过爱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他的同胞們——早在我出生之前多少年，他在同胞間的地位就像个家長——也爱他。而且白种人，甚至于貴族化的普林斯顿城里最摆架子的人，也不得不尊敬他。

父亲生于北卡罗来納州馬丁县，落地就算为种植园农奴，他在十五岁(1860年)时潛逃，通过“地下鐵路”^①北上。在林肯大学半工半讀畢業后，和我母亲、附近費城的教师瑪丽亞·露易莎·布斯提尔在1876年結婚。他先在宾夕法尼亞州威尔克斯—巴尔城作了短时期牧师，又調任新澤西州普林斯顿城衛塞尔斯朋街長老会教堂的牧师，我就是1898年4月9日在那兒出生的。

我是罗伯遜牧师最小的孩子，呱呱落地时，已經有了哥哥姐姐四人：小威廉，十七岁；里夫，十二岁；班哲明，六岁；还有我唯一的姐姐瑪丽安，四岁。

父亲晚年又出任附近威斯特菲尔德和桑默維尔两个小鎮的非洲循道教聖公会郁山教堂的牧师，一直做到

① “地下鐵路”是十九世紀中叶美国發生釋奴运动时的地下運輸網，南方大批农奴經過地下運輸網，逃往北方。——譯者

1918年逝世，死年七十三岁。当时，桑默维尔报纸社論曾这样評論：

“罗伯遜牧师撒手塵寰，社会上从此失去了一个八年来在他的同胞中間埋头苦干卓有成效的人。罗伯遜先生性情耿直……他深知他的同胞的特点，經常关心他們的福利。凡遇有小看他們或者干涉他們的权利的事情發生，他立即憤慨指斥。他具有那种曾在南方产生过那么多雄辯家的氣質，深深了解自己同胞的需要，从而把他們团結在教堂里。他在全國有色人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去世是当地的重大損失。”

你現在到新澤西州那几座小鎮看看，便知道他当年服务的几个教区对他記憶犹新。你沿着經過新布倫斯威克的公路開車过去，就可以看到那座威廉·德·罗伯遜大厦，那是一座以他为名的政府建筑物。在普林斯頓城里，衛塞尔斯朋街長老会教堂至今还在，有一扇染色玻璃窗还閃耀着“追念薩勃拉·罗伯遜”字样，薩勃拉·罗伯遜就是父亲的亡母，卡罗来納州种植园的女农奴。你在附近黑人教区的湫隘小巷——綠街、赫尔費雪街、奎利街、傑克遜街、貝赤街、約翰街——可能遇到許多上年紀的教会会友和老街坊，他們会津津乐道地跟你談起我父亲埋头苦干的精神，他的聪明，他的威信。他們还会对你談起我母亲瑪丽亞·露易莎：她怎样堅韌而親切地深入他們中間——安慰病人，照料孤兒，为飢寒交迫的人

征集食物衣服，并且为许多人打开了学問的宝库。

尽管我在母亲惨死之前就已经記得一些事情，但我还不能說我十分記得她。我六岁那年，她这个近乎双目失明的殘廢人因为家里失火，竟被活活燒死。我还記得她入殮、出殯时的情形，以及有哪些亲戚曾来弔喪；然而，一定是母亲之死引起我感伤和激动，才赶跑了有关她的其他印象。有些人跟我提起，她聰穎过人，古道热腸，对于我父亲的發展和工作帮助極大。她是他在學問上的伴侶；她帮他撰写佈道講詞；她在他的教区所有工作中是他的左右手。

瑪麗亞·露易莎·罗伯遜在1853年11月8日生于費城，娘家是有名的布斯提尔家族，具有黑人、印地安人和教友会白种人混合血統的布斯提尔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开国时期。我的外曾祖，曾經給华盛顿的軍隊烤过面包的塞洛斯·布斯提尔，后来成了費城黑人的領袖；在1787年，他是美国黑人第一个互助团体、“自由非洲人协会”的創建人之一。多年以来，布斯提尔家族出現过許多教师、艺术家和学者，而且，根据教友会傳統，参加了“地下鐵路”工作，有許多黑人便是像我父亲那样，通过“地下鐵路”逃出樊籠的。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还保持着这一習慣，在我童年时代，布斯提尔宗亲会每年要举行一次团圓会，远近親屬都来参加。我在大学筆記簿里还找到一張1918年在費城楓林举行的团圓会的印刷節目單。我的姨母，吉尔特魯德·布斯提尔·摩塞爾，列名为宗亲会副主席；当天的節目單